

宋  
四  
六  
話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云糟定宋書

卷三

制詔

慶元初嗣秀王辭中書令賜贊拜不名鄭澗之草制云  
天下之達尊三德兼爵齒以俱茂人臣之不名五老與  
親賢而並隆蓋用公羊傳註及說苑事

因學紀聞

黎州漢沈黎郡也三面被邊去大渡河三百里西南備  
邊錄載藝祖既平蜀議者欲因兵威以復越巂上命取  
地圖視之親以玉斧劃大渡河曰自此以外朕不取卽

今之疆界也何濱舊有劉玉亭今猶在歲紹熙辛亥毘陵張謂守郡謝到任表有念玉斧所劃之力卽金城可恃之險謂此也

清波雜志

嘉定初元史忠獻彌遠拜右丞相相麻翰林權直陳晦之筆也有昆命元龜使宅百揆之語時倪文節思知福州卽具申朝省謂昆命元龜乃舜禹授受之語人臣不當用史相得之甚駭遂拜表繳奏且謂當時惟知恭聽王言所有制詞合取會詞臣合與不合貼麻時陳晦已除侍御史遂具奏之其詞內云茲方艱於論相顧無異

於象賢昆命元龜使宅百揆此蓋演述陛下卜相之意  
甚明而思乃以爲人臣不當用之語臣觀尙書所稱師  
錫帝曰虞舜與乃言底可績者其上下文顯是揖遜授  
受之語而孫近行趙鼎制云亶由師錫之公蔣芾行洪  
适制云用符師錫之公陳誠之行沈該制云言皆可績  
僉曰汝諧從大禹謨之文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  
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元  
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今以本朝宰相制詞考

之呂夷簡制曰或營求方獲或攸卜乃從富弼制曰遂  
膺枚卜實契具瞻王欽若制曰廟堂虛位龜筮協謀曾  
公亮制曰拂龜而見祥端展而定制稽用師言之錫進  
居台路之元陳執中制曰考嘉績而惟茂質枚卜以僉  
同趙鼎制曰龜弗克違旣驗詢謀之協陳伯康制曰詢  
於僉言蔽自朕志無非用大禹謨此一段中語此類甚  
多不敢盡舉唐人作韋見素相制曰爾惟不矜朕志先  
定此兩全句皆用禹事本朝蘇軾草范純仁詔亦曰蔽  
自朕志賜文彥博詔亦曰朕命不再至於歷試諸艱蓋

堯舜事賦於呂大防胡宗愈詔屢用歷試二字然臣不敢援此爲例恐未是命龜的證國初趙普拜相制曰詢於元龜歷選羣后又有甚的切者唐元和中裴度拜相制曰人具爾瞻天方予賚昆命元龜爰立作相云云古人舉事無大小未嘗不命龜如洪範周禮左傳皆可攷也凡臣所陳事理甚明所有已降相麻卽不合貼改繼得旨陳晦援證明白無罪可待俛思輕侮朝廷肆言誣罔可特降兩官其後文節作辨析一狀甚詳又專作一書曰昆命元龜說備載始末然一時公論多以文節出

位而言近於忿激而陳之論辨雖詳終不若不用之爲  
佳也 齊東野語

嘉定間加史丞相實封制云天欲治舍我誰也負孟軻  
濟世之才民不被若已推之挺伊尹佐王之畧用經句  
而帖妥然過諛失體勲德如韓魏公荊公草加官制不  
過曰保茲天子進無浮實之名正是國人退有顧言之  
行或謂荆公素不滿於魏公故無甚褒之詞非也王言  
之體當然耳 鶴林玉露

史嵩之特除觀文殿大學士休致時劉克莊權中書舍

人常章制中有云朕聞在昔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人謂  
斯何豈天下有無父之國又云宇宙雖廣有粟得而食  
諸霜露既濡啜泣何嗟及矣又云罪臣猶知之卿勿廢  
省循之義退天之道也朕樂聞止足之言

周密癸辛雜識

丙申之春御筆史嵩之退安晚節已踰十年可特授觀  
文殿大學士依舊金紫光祿大夫永國公致仕仍盡與  
宰執恩數令學士院詔林存當制云高尚不事王侯朕  
每嘉於雅志忠愛不忘猷猷爾毋有於遐心公論復以  
爲未然

癸辛雜識



端平元年九月真文忠公除翰林學士洪舜俞命詞曰  
迺惟仁祖有若臣修朝京師於甲午之元拜內相於季  
秋之月歐陽公之除在至和元年九月歲在甲午用事  
切當如此

困學紀聞

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祀以學士李劉功甫當筆  
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己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  
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擾其用事可謂中  
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齊東野語

景定壬戌山東李璫以青齊來歸授璫保信寧武軍節

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  
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撫順而伐違載嘉益世之豪首  
決歸朝之策凜義慨英風之鮮儷超勲階爵級之常彝  
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瓊關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  
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鷄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辛有爲  
戎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  
之疏庸致勲臣之跋扈朕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爾效  
膚公欲雪清於前垢旣舉漣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  
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是用加兩

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殄草地之逋寇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並擁於齋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邱孰若徑疏於王爵永肩忠盡式對寵褒可云云口宣云卿擇主之義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厲英豪以獎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圖其父李全特追復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依舊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人之功不瑕疵於往事子揚父之美藝倫紀之至情家

庭有特起之豪泉壤凜如生之氣差辰出綽疏渥還旌  
李全海岱奇才風雲壯桀帥齊地陷番之衆歸于本朝  
立堂門勦敵之勛書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  
元戎之榮雄心方驚於白檀異夢奄羅於黑幟豹留皮  
之志非不踐言狼跋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  
華風自拔殊俗之中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  
鄰之愆漢爵弓高原馬邑之責旣獎肯堂而裂土乃令  
告第而復官仍改汗青用昭忠赤以慰霜露焄蒿之感  
以堅關河響附之心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觀於

子貴結草充輔氏之役必能報於國恩可云云獎諭制  
招二閩詔有曰恩交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  
已報王師之入蔡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  
尙書兼直學士院一宗制詔盡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  
琬鐫而用事尤精切如白檀黑幘弓高馬邑用之李全  
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黑幘晉陸機夜夢黑幘  
繞傳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  
後其子頽當復歸漢詔封爲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  
其妙如此時又有獎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

齊地開十二奉圖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  
爲正統覺文氣不及後邨活動矣

劉燾隱居通議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照

說文無照  
卽頌字

表稱年老乞傳位

其子威眈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  
請封威眈爲國王而日照加封太國王以尊榮之二制  
皆佳太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有  
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乃  
眷南交威勤內向堂播屬聞於承襲梯航恪奉於貢輸  
爰錫殊稱誕敷顯冊具官安南國王陳日照沈雄而和

衆忠順而達權始謹終欽居海濱而霑聖化仰觀俛察  
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殷是邦欲授之子目昇平之舊觀  
表懇惻之忱辭維商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竊  
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奚靳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大  
漢之儀官必大先式克用成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冠  
藩服之眞剖邑采加豐身章增賁疊此璽褒之寵昭其  
益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於請命老而  
傳者禮所尙壽宜介於期頤欣爾後人祇余明訓可特  
授檢校太師時封安南太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襲

衣金帶主者施行威眈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  
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俾之世襲  
於蕃宣奄賜履之舊疆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眈  
挺姿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  
是子後先作室而肯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尙勤於  
奏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梯  
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  
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盾琕戈名號凌煙之元功高  
冠長劍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親



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鯨  
波之隔欽承恩遇永底榮懷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置  
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特  
賜效忠順化功臣主者施行是時亡友范去非從包宏  
翁尙書在朝嘗錄此二制并山東李壇封齊王制詔一  
宗從行都郵遞緘以示余謂皆出後邨劉公視草予讀  
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邨公莫能也此前一  
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余  
後邨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詔而安南前制乃不載

未幾後邨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小本爲大全集曾履祥仕闕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制如此則或出他學士視草未可知也

隱居通議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耀乃取沂靖惠王之子爲子賜名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爲太子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籲國柄皇子惡之將俛晏駕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爲皇子賜名珣而以竑爲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於柩前卽位濟王旣出有潘

王潯丙者不能平奉王起兵于雷川朝廷遣兵討之王  
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嘗  
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爲立後理宗入其言自  
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倫紀乞繼絕者幾千百疏名臣  
鉅儒脣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  
曰朕紹膺丕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  
我後人孝莫先於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  
太宗悼之已首敘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  
於詔命而可緩於愍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冒出帝家

昨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懷不憾之心臣若克忠肯犯無  
將之戒恭惟聖父篤敘天倫尺布斗粟之謠自詒伊阻  
大衾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於家庭之間而念及泉  
壤之下謂事闕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漏墳塋他日  
毋忘追敘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  
魂何爲屯膏正待渙汗對越敢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  
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鎮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  
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尙廣封蔡之意儻猶存歸地之  
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鎮潼關軍節度

宋四六話卷三

海山仙館叢書

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妙絕朝野夸誦蓋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

隱居通議

景定庚申賈師憲自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盡以付卿忘其誰筆也

隱居通議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惟先皇丕承大統傳家嗣十三聖光紹寧宗享國逾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鸞當制也

隱居通議

賈師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捍禦於太平州李

尙書珏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實從行師進次于魯港大  
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罷爲醴泉觀使陳  
爲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其戒詞有曰荆舒是懲朕無望  
周公之事敍函是雪爾尙蓋孟明之羞恭譏師憲每以  
周公自許也珏失勢翺翔江上不敢歸朝詔赴行在奏  
事上章辭時爲善已自禮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  
師出以律否臧則爲凶衆散而歸進退必以道珏得詔  
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也

隱居通議

賈師憲進書加恩制詞有云恭惟茂陵越我穆考前聖  
後聖一也會之有元大事小事書之俟而不惑坦然示  
以軌範煥乎其有文章商頌十二篇茲蓋得於考父武  
成二三策實見取於孟軻今余宜乃重光成于五載日  
月所照罔不尊親天地之間而大豐美壹是謨烈之佑  
後亦惟朝夕以輔台子所謂嚴密飽滿而欠疏暢活動  
者於此可見矣葉鎮之夢鼎免右丞相依前少保授觀  
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制詞有曰東海記  
夜衣之往同州副涓獵之求日俞汝諧爰置諸右未殫

遠業遽動遐心惟三少一請得謝故事以爲非大夫七十致事有德則勿聽引年何謂抗疏不移胡寧忍予是自棄朕顧上下之交其志同也而君臣之義如何廢之旣難反於留行是用華其去位賈師憲明堂加恩制有曰右我穆考格于皇天謨興唐虞以俟聖人不惑功見河洛號爲天運重開今也犧尊在西匏竹在下侑于宗祖交于神祇惟朕屬屬如弗勝勿勿乎欲饗粢盛秬鬯爾乃將至治之馨衡統絃綖爾乃著孔容之側來馬遊乎閭闔卑寮從乎崑崙肸蠭豐融帝五位之時序洗濯



宋四六話卷三

三

鏹缺民四方之大和以予敬休得師殖禮率有功而不  
伐將無官之可酬安南國王該郊祀加恩制有曰服領  
自治之雖殊周疆之索土宇爾厚矣俾服漢官之儀又  
曰維天於穆賜朕宏休孝通神明薄四海而皆準南暨  
聲教綏萬福以攸同陳昉除史官誥詞有曰君子多識  
前言往行具有典刑聖人所修舊史遺文尙求旨趣包  
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誥詞曰春秋王者無  
外首明一統之經天下大老來歸實重五經之本煥敷  
明命孚誌羣工具官包某學積于原而心彌充智酬于

變而力彌裕教于齊國本伏生口授之書儀我漢庭皆  
申生力行之對永有一節逮事兩朝外而雲雷之經綸  
內而日月之獻納所至可紀非道不陳頃往聘者久之  
乃覽輝而至止爾惟訓克邁乃訓緝熙典學之功朕儀  
刑有德惟刑敷繹咸中之慶斯今圖小步之助屬采薇  
之勤於稽仁皇有若臣拯曾以方嚴之操而陪宵密之  
聯尙有典刑矧乃書考四十必攀軌轍置諸執政二三  
書殿宮班武經大筆以增西府之重以成南方之強噫  
敷前人命不忘大功益欲圖救寧之事今汴子嗣無遺

大苟尙思稽勩恤之謀克贊廟謨丕昭成效馬光祖自  
建康除參政有曰黃旗紫蓋千載南方之強大纛高牙  
二命北門之管又曰賢者時人耳目尙見老成執政猶  
吾股肱式和醴假姚希得除資政學士有曰大學東聽  
典故西聽會東知於先帝華王蔑席文貝底席實協贊  
于冲人江萬里知太平州有曰朕綜核名實統輯黎元  
數下恩澤詔書誰與領此親見郡國守相問所以然又  
曰不遠帝城尙冀京師之福雖在外服毋忘王室之心  
嘉興畱生之民共由太平之路吳堅兵部尙書誥有曰

王覲爲可思見春宮之端寮民功曰庸峻陟夏官之常  
伯洪天錫顯文閣待制帥潭州有曰承明勞侍從勇辭  
加璧之招岳牧用詞人特重分符之寄莫如南紀用張  
中軍又曰翩翩亦集爰止已半老儒咄咄不相助邪獨  
一選士黃萬石殿中侍御史誥有曰通駿殿中無雙之  
稱勿替法筵第一之義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惟名節之  
不磨羣枉俱開衆正俱開尙邦家之有賴章鑑遺表贈  
官有曰某蚤服官常晚登禁從清要之路老成尙憇於  
典刑黃散之班俛仰已成於陳迹反吾初服懷古里居

宋四六話卷三

西

海山仙館叢書

何兼葭之淒淒曰龍蛇之起起惟是窵窵能不盡傷鄧  
垌贈光祿大夫誥曰窮化盡數忽肇於遺占隱卒崇終  
宜優於愍典某履行謙恭泣政廉平有此典刑會不當  
於吾世居然夢幻遽已隔於重泉疇不盡傷可無寵異  
昔貢禹守經據古山濤舍政自高皆以老成而拜光祿  
夫年彌高而德彌邵通國賢之生也榮而死也哀闔棺  
定矣其追美躅以賁密章文及翁除尙右郎官行詞有  
曰圓精垂象太微著乎積宿天臺帥屬武銓劇於列部  
非夫標清海岱準平水鏡則孰能舉用資其甄明薄最

倚之詳綴者矣此蓋用六朝之體亦其格也南郊鹵簿  
使包恢加恩誥有曰詔招遙鉤陳使當兵流星鹿而燭  
電令望舒飛廉使奔屬雜瑤象以偶龍紛其葳蕤靡不  
肝飾參旗來清晝之捷斗衡揭中宵之符銷玉和鳴芸  
珠綃耀賈似道曾祖母贈魏國夫人誥有曰肇稱殷禮  
咸秩無文時維曾孫之助爲歌魏風曰大而婉世此小  
君之封賈涉魏王有曰朕筆稱殷薦穆卜夏正天子相  
維辟公假哉皇考乃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賈似道  
生母胡氏加封有曰母以子貴書特書而屢書君爲臣

綱老吾老而及老知寶慶府廩葬被監司按發降官誥  
詞曰邵陽我先皇帝潛龍之邦嘗選用能太守以爾父  
溧爲嘉定直臣爾弟弁亦近世辦吏咨爾往收亢其家  
聲乃使部使者得以數其過於朕前固憮然於此矣削  
官二列遲爾惟艾以上皆馮集中語稟經酌雅極有本  
原初不爲繆其短處在切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  
全句太多反傷重滯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  
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馮其未知之歟

隱居

通議

敢太學環壁之宮羣才所萃忠臣義士之氣千載如生  
庸錫綸言以光廟食太學土地忠文王赤心貫乎日月  
勁節凌乎雲霄江漢滔滔武夫洸洸曩感激馳驅於受  
任辟雍湯湯威儀抑抑今聰明正直以動人豪傑聞而  
作興懦夫爲之有立方今

缺四字

邊事未寧想神力

陰助於驅除在聖朝宜有以褒異爰因舊號用輯新榮  
忠則祖述誓江之心文則諸葛出師之表英爽如在炳  
乎昭昭之靈氣慨不磨壯哉烈烈之日右合給據付太  
學忠佑廟照應德祐元年正月日給

杭州府學碑



近時四六多以爰立對具瞻作宰相事用所謂爰立者  
訓於是乎立耳不知所立者何事而卽膺爰立之除式  
副具瞻之望除卽立瞻卽望頭上安頭甚可笑也僕又  
考之曹氏命司馬氏文曰違兆庶具瞻之望桓豁疏曰  
願陛下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魏晉人已有此謬  
野客叢書  
資政侍讀除河東經畧建節散語云眷軍民之重寄  
須文武之全才輟從鳴玉之近班昭示擁旄之異數式  
敷渙號誕告明廷熙河帥除檢校少保易節制云乃眷  
戎昭之大有嘉邊最之優宜增重其事權用疏榮於國

典賁我明命敷于治朝

辭學指南

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王振於江表微言之緒  
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晉人之稱衡  
玠蓋所尚者清談也正始魏齊王芳年號胡武平啟以  
正始之遺音對奪朱之亂雅陸務觀嘗摘其誤王季海  
行東坡贈太師制云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  
追正始之作殆王振而金聲恐亦襲武平之誤也若正  
始之清談非所以稱坡公

因學紀聞

先公除翰苑以祖諱辭有旨銜內權不罄三字先公以

不帶三字止同職名不可赴院供職又固辭除述古制  
云玉帳談兵已興嗟於見晚金鑾草制茲無恨於同時  
張達明激行 四六談塵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湫爲中書舍人草魴誥  
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  
物魴終身恨之 四六話

嘗得一誥詞云朕眷禮勲臣旣極異姓王之貴疏恩私  
室併侈如夫人之榮以爾修態橫生芳性和適曾膺無  
卹之貴終隆絡秀之家爰錫命書靡拘常典用肇封於

大郡俾正位於小君往服寵光益循柔履紹興間權外制某人行如夫人及修態橫生或者於王言有疑時勳臣嫡室尙在正位小君之語亦有疑

清波雜志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不考則必招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修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

教授爲府作謝歷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旣安樂  
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道中有外郡亦  
上表謝歷蒙其采取用之讀者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  
之曰此大有害利害今光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  
皆縮頸信乎不可不審也

洪邁容齋三筆

劉自之被召試用盧齋趙以夫之薦也旣而爲庸齋趙  
汝騰所激於是以盧鉞威仲補其選盧以同里之嫌辭  
之云楚亡弓楚得弓難泯同鄉之迹漢刻印漢銷印初  
何反汗之嫌卒辭之又蕭振再知四川趙莊叔行詞云

刻印銷印如轉圜朕嘗虛己失馬得馬如反掌卿勿容  
心浩然齋雅談

林述中適帥福日見之舉召試舍人時除節度使麻云  
無怠無荒以來王朕敢忘於慎德有嚴有翼以共武爾  
無替于懋功

四六談麈

鄭安晚再相應之道草制云彥博重入中書特令納節  
王曾再登揆席俛就集賢

困學紀聞

左揆直院洪魯齋芳草麻制中間云子方重宵衣之憂  
汝不以晝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又云

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牧寧之計任重致遠實惟宏毅之賢

蔣子正山房隨筆

北海督府訓詞尤爲宏偉有曰盡長江表裡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揮

辭學指南

太尉制說禮樂而崇詩書旣備元戎之選戢干戈而橐弓矢無忘懿德之求

辭學指南

王器之京東淮東宣撫制戒詞云沿於江而達泗朕方恢禹之九州率彼浦以省徐爾尙勉周之三事

辭學指南

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

不明不敝有慚四海望治之心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  
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鶴休王露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  
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  
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今庶  
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  
其尾句曰春秋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  
臣固始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大寶致仕詞  
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潔其身君子盡遺榮



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而實不然罷相  
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  
章遽叨進用謝生曰詩詞攸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  
之年八千爲秋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  
壬戌詞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如此  
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便蕃之  
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御書周易尙書  
表子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  
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

之祕行地無疆亦忝此選代福州謝厯曰表曰神祇祖  
考既安樂于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  
鷺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洪  
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皆  
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  
早得尊於大有象曰之勤偶蒙難于明夷易大有卦柔  
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曰之  
動故曰君子于行象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

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  
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樸縕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  
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  
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  
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  
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子草制曰旣從有北之投  
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  
公歸今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  
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

彼蓋不詳味詞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子又當制曰調  
陰陽而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災異而劾三公實負  
應天之媿蓋因有諷諫也嗣漢王加恩制曰天神明而  
照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支百世茲載錫於蕃  
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家之宗盟老成典型蔚爲劉  
氏之祭酒士衍制曰克蕤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  
倡和聲行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  
成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聖人  
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命詔曰見睍

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亟會於風雲賜史大  
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  
之行莊助留侍中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  
縣決壞渠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  
之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犀牛行  
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進壞鴻郤陂  
童謠曰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等語也劉其甫  
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  
旣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修哲宗寶訓轉

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  
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  
相辭免曰永惟萬年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  
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爲小  
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  
中又曰漢中天二百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  
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  
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  
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勲關士倍於晉師可決

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能  
聞思漢之忠侯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  
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  
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修輔而厥后惟明黼座端臨五  
帝聖神而其臣莫及修聖政轉官詞曰念五馬浮江之  
後光啟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曰薦於天  
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朝不知詎測形容  
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  
如日月之食而及更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

重小棘門霸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  
吳挺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強人意  
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弔壤萬里  
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鷗巴詞曰隨會在  
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曰礪仕漢稭侯傳七葉之芳姚仲  
復官制曰李廣數奇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眚終酬拜  
賜之師追封皇第四子郡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  
茂徽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憾時已封建三王也  
趙忠簡諡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何憂還德



宋四六話卷三

三

裕於崖州豈令孤之復夢王彥贈官詞曰申帶礪以  
丹書之誓方休甲第之功臣挂衣冠于神虎之門竟失  
戎營之校尉向起贈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  
忠生入玉門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  
上蜀道久嚴分閭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襄  
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漢水爲池  
空墮羊公之淚王淪以太常少卿朔祭太廟忘設象尊  
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  
乖告朔之禮潼川神加封祠曰駕飛龍兮靈之旂具嚴

渙命驅厲鬼兮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  
詞曰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於  
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爲龍惟爾  
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曰大名之後必大  
非此其身和我如樂之和幸哉有子魏蓋以使北定和  
議致失大用贈母詞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  
甥之宅相重見陽元封妻張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  
開門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孰盛閨闈之美虞丞相贈  
父詞曰活千人有封非其身者在其子德百世必祀疇

于人者侔於天周仁贈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子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都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樊諡吳挺詔曰關外致將軍方有成于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皐伊之倫魁廬廩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爲臣之不易三宿而後出晝勉爲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聖賢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貽謀

批以旱得雨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  
三日已往爲霖憂端未貰餘不勝書性記從兄在泉幕  
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爲作謝啟曰襟袂相  
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今無通貴之哀憐皆用  
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丈云孤陋忝  
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此事適著  
題而與前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故併紀于此  
但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容齋三筆

天眷三年奏請定臣制答詔曰朕聞可則循否則革事

不憚於改爲言之易成之難政或譏於欲速審而後舉  
示將不刊爰自先皇已頒明命順考古道作新斯人欲  
端本於朝廷首建官於臺省豈止百司之職守必也正  
名是將一代之典章無乎不在能事未畢眇躬嗣承懼  
墜先猷惕增夕厲勉圖繼述申命講求雖曰法唐宜後  
先之一揆至於因夏固損益之殊途務折衷以適時令  
於今而累歲庶同乃繹僅有成書掇所先行用敷衆聽  
作室肯構第遵成法之良若網在綱庶弭百條之紊自  
餘款備繼此施陳已革乃孚行取四時之信所由適治

揭爲萬世之常凡在見聞共思遵守翰林學士韓昉撰  
詔書曰皇祖有訓非繼體者所敢忘聖人無心每立事  
於不得已朕丕承洪緒一紀於茲祇通先猷百爲不越  
故在朝廷之上其猶草昧之初比以大臣力陳懇奏謂  
綱紀以未舉在國家之何觀且名可言而言可行所由  
帥事盡變則通而通則久以用裕民宜法古官以開政  
府正號以責實效著儀而辨等威天有雷風詞命安得  
不作人皆顏閔印符然後可捐凡此數條皆今急務禮  
樂之備源流在茲所以必行斷宜有定仰惟先帝亦鑒

愚衷神豈可誣方在天而對越時由易偶若易地則皆然自用載惟殆非相反何必改作蓋當三復於斯言皆曰可行庶將一變而至道乃從所議用創新規維茲故士之風頗尙先民之質性成於習遽易爲難政有所因殆宜仍舊漸祈胥効翁致大同凡在邇遐當體朕意

金國

聞見錄

陳王悟室加恩制貴貴尊賢式重儀型之望親親尙齒亦優宗室之恩朕俯適羣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若台曜之先凡爾在庭聽予休命具官屬爲諸父身

相累朝蹈五常九德之規爲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  
業之際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龜如濟川之  
待舟楫迫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  
先定緝熙百度董治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  
定朔南之地德業茂著古今罕倫追茲慶錫之頒詢及  
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嘉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三旣  
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於朕心杖以  
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於舊章肅相國  
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獎耆英於戲



建無窮之基則必有無窮之福賜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祉

洪皓松漠紀聞

皇統三年上欽仁皇后尊諡冊文臣聞正位麗極肇造我家者必資淑聖然後成帝皇之功考諡定名昭示厥後者非薦徽尊無以見后妃之德繫國朝之令典著今古之彝儀伏惟太母博厚配天貞明齊日安順靜愍肅雍塞淵圖王化以始基篤人倫而正本慶流者遠挺生胄族之華善積在躬秀發閨齡之妙言成圖史動合箴規鏘璜璫以和鳴容皆中節飾紘紼而整治藝則生知

粵自高門言歸烈祖時屬經綸之際進膺窈窕之求禮  
未備於造舟志已躬於服澣義爰六子資生允賴於坤  
儀周亂十人同德莫先於文母體參龍躍祚發燕謀贊  
榛栗以告虔羞蘋蘩而昭信必敬必戒至靜至柔教以  
身而先人化自家而刑國琴瑟在御副禕以朝若嫺泐  
之嬪虞用全舜孝過塗山之興夏實佐禹功有開必先  
篤生皇考立子以適肆及渺躬永惟輔佐之憂勞旣勤  
祖構宜享治安之逸樂遽棄母儀迄茲纂承彌極攀慕  
弗獲逮事徒瞻服飾之山河未究推尊有感丞嘗之霜

露是以秉均元老蒞禮碩儒謀皆一辭龜得吉卜請奉  
長秋之號追嚴厚夜之藏強爲之名道或存於擬議俄  
爾可測功豈盡於形容謹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見  
奉玉冊寶上尊諡曰聖穆皇后伏惟皇靈在天景福昌  
後衣冠原廟聿從高帝之游松柏閼宮寅奉姜嫄之祀  
名貽不朽德播無疆

張晔大金集禮

宋四六話

南昌彭元瑞芸楣定本

卷四 表

先臣開寶九年二月入朝一日太祖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先臣與太宗敘兄弟之禮命中人翼起之先臣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先臣太平興國三年入朝太宗詔赴苑中宴先臣時獨臣兄安僖王惟濟侍焉因泛舟於宮池太宗舉御杯賜先臣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畧曰御苑深沉想人臣之不到天

顏咫尺惟父子以周親錢惟演家王故事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  
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  
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遽令檢  
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汝爭得如他多  
遜韓王經宿不敢洗面翌日奉對帝方命洗去自此隙  
益深以及于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  
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石林燕語  
蒲中李續好學有高志廬中條山以泉石吟詠自樂未

嘗造州縣真宗祀汾陰詔赴行在續不起有表稱謝云

十行溫詔初聞丹鳳銜來一片閒心已被白雲留住王

之澠水

燕談錄

王元之表風摧霜敗芝蘭之性終香日遠天高葵藿之心未死劉元城表云志存許國如萬折而必東忠以事君雖三已而無愠斯言可以立懦志

困學紀聞

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爲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甘泉之從臣終作

若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興方朔之飢欲死

沈括夢溪筆談

晏元獻謝昇王記室表云衣存缺衽式贊於謙冲饌去邪蒿不忘於規諫韓詩外傳周公誠伯禽曰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

困學紀聞

晏元獻進牡丹歌詩表云永平神爵之頌孝明稱美者五人正元重九之篇德宗考第於三等按論衡云永平中神雀羣集詔上神雀頌百官上頌文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正元事見劉

公真傳

困學紀聞

劉子儀在南陽以翰林學士召中途改知成都明年又  
召爲學士至西京復加兩學士知鄭州謝表云蓬山已  
到屢爲風引而回長安甚遙但覺日邊之近按國史劉  
子儀天禧四年自正字除翰林明年出守合肥乾興元  
年復入翰林頃之以中丞罷又知汝陰天聖五年三入  
爲學士承旨六年知廬州以老罷八年薨據此子儀實  
三入翰林未嘗守成都及鄭州亦未嘗加兩學士曾記  
誤也据此謝表乃宋子京然宋實自真定移守成都自  
成都召爲三司使以言者論列改三學士知鄭州亦與



曾所記不合

舊聞證誤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答胡則侍御書曰夢幻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海外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亦哀之

四六話

丁謂投荒天聖五年祀南郊中外意丁復還御史中丞陳琰字伯玉相州永定人上疏曰亂常肆逆將而必誅

左道懷姦殺而無赦故周庭負戾難私管蔡之弟兄漢  
犯不綱遂致莽丕之篡竊安危之慮其可忽諸雷州司  
戶參軍丁謂頃自書生獲升科第因緣險佞據竊公台  
賄賂苞苴盈於私室威權請謁行彼公朝先帝上仙首  
膺顧命聖君纘緒蓋罄公忠乃陰蓄於姦謀將玩窺於  
神器引巫師之妖術因魘魅於宮闈易神寢之龍岡冀  
消除於王氣賴祖宗垂祐社稷降靈遽顯露於凶邪已  
申明於典法漢臣獲罪合行盤水之誅君集就烹豈顧  
凌烟之像國家終恢全度特屈深仁止行奪爵之文才

宋四六話卷四

四

宋四六話卷四

示投荒之責歲月未幾釁惡益彰中外於茲痛憤猶積  
今展禋柴之禮特推渙汗之恩凡爲得罪之人悉有滌  
瑕之望必慮丁謂潛輸琛貨私結要權尙假息於遐荒  
冀量移於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  
事王藩更無牽復

清波別志

丁崖州多智數在海外有一販夫輒與數百緡任其貨  
易歲久不問商人疑其意且欲報之曰相公或使之雖  
死不避丁乃預計南京春宴必有中使在坐因作表丐  
還封爲書投府坐約商人曰汝必須於是日到仍須宴

次投之商人欣躍而去至則如其言府坐得書懼不敢發欲匿之又中使已見遂因中使回附奏自是得移光州其表云雖遷陵之罪大應立主之功多

劉延世孫公談嗣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桷畧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山

搜山一作披山

開荒自我取之

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必對熟事熟事必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蓋生事必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畧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

難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休之音不拜單于用  
鄭衆事禁休見公羊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夏英公免起  
復奉使表世以爲工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  
旣嫌曾子回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四六  
話

夏文莊表云詩會餘蜚之文簡凝含醕之墨餘蜚見詩  
貝錦箋筆銳干將壘含淳醕出文心雕龍

困學紀聞

國朝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杜正獻公旣致仕因  
郊祀當加恩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

也其後遺表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庶  
司成之重蓋謂是云

徐度却掃編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適朱氏因從其姓登第時姓名乃  
朱說也後請於朝始復舊姓表中改用鄭準一聯云志  
在投秦入境竊同于張祿名非伯越乘舟偶效于陶朱  
范蠡范睢事在文正用之尤爲切當今集中不載

龔明之中

吳紀聞

范文正復元姓用陶朱張祿事世皆傳誦大中祥符五  
年潯陽陶岳作五代史補百餘條蓋補王元之內相五

代史闕文未備者其書梁事中有鄭準性諒直長於腹  
奏成內鎮荆南辟爲推官內嘗亡命改姓郭氏令準草  
表乞歸本姓其畧曰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  
盱眙爲人報怨昆弟之間黥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  
疑望鄰封而鼠竄名非伯越乘舟難效于陶朱志切投  
秦入境遂稱于張祿如此則前已有此聯特文正公拈  
出尤爲切當云

清波雜志

景祐中范文正公以言事觸宰相黜守饒州到任謝表  
云此而爲郡練優優布政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

之節天下歎公至誠於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  
澠水燕談錄

高平范相謝罷相表云常欲慎惜名器俾士人革奔競之風不敢妄圖事功冀宗社獲和平之福翟參政公巽與公書取此云庶幾革奔競之風格和平之福如公所云也  
四六談塵

富文忠公熙寧二年再相王荊公爲參知政事始用事與文忠不協文忠力丐去以使相判河南府上章自劾繼改亳州今錄於此清時竊祿難逃素食之譏白首佐



朝遂起蔽賢之謗幸聖明之洞照舉毫髮以無遺顧此  
薄材尙容具位中謝切念臣業非經遠識寡通方少因  
章句之科得偕羣俊長脫簿書之秩獲事三朝仁宗之  
顧遇匪輕英廟之丁寧尤甚旋屬大人繼照飛龍在天  
思肯構於先基忍遐遺於萬物澗蘋何美雜圭璧以薦  
羞槽馭已疲復驂騮之共駕殫力雖勞於負嶽小心更  
甚於履水果不克堪遂貽彈劾如安石者學強辯勝年  
壯氣豪論議方鄙于古人措置肯諧于僚黨至使山林  
末學草澤後生放自得之良心樂人傳之異說蘋蘋者

子譏譏其書足以干名足以取貴拖紳朝序者非安石之黨則指爲俗吏圓冠校學者異安石之學則笑爲迂儒歎古人之不生恨斯文之將喪臣切觀安石平居之間則口筆邱旦有爲之際則心身管商至乃忽故事於祀宗肆巧譏于中外喜怒惟我進退其人待聖主爲可欺視同僚爲不物臺諫官以茲切齒謂社稷付在何人士大夫罔不動心以朝廷安用彼相爲臣及此事主若何臣非不能秉筆華袞之前而正其非覆身青蒲之上而排其失重念陛下當淵默堯舜中和禹湯同天德

之尙仁待人臣之有體徒高唇吻莫補聰明且區區晉  
都尙有相先之下佐况赫赫昭代豈有不和之大臣愚  
念及斯衆言陋此伏乞陛下特申雄斷大決羣疑正安  
石過舉之謬以幸保家邦白臣等後言之罪而俾歸田  
里如其尙矜微朽處以便藩不唯有遂于物情亦以不  
妨于賢路如是則始終事聖史傳不附于姦朋去就爲  
臣物議庶歸于直道其臨薨二表尤爲懇切明清家舊  
有之今不復存東坡先生公神道碑云手封遺表使其  
子上之者也徐敦立國亦載其畧至於謂宮闈之臣不

可使之專總兵柄人心不服易以敗事後來重賈之徒  
是矣騷哉先見之明焉

揮塵餘話

歐陽公坐擅止青苗錢特放罪上表謝曰敢不戒小人  
之遂非思君子之改過

司馬光日錄

國朝百官致仕庶僚守本官以合遷一官回授任子侍  
從仍轉一官宰執換東官官熙寧初歐陽文忠公始以  
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故謝表云道  
愧師儒乃忝春官之峻秩身居畎畝猶兼書殿之隆名  
自是以爲例

揮塵後錄

韓退之上尊號表曰柝木天銜星宿清潤北嶽醫閭鬼神受職曾子宣賀赦表曰鉤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海波濤不驚世莫能輕重之也後當有知之者國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語與故事爾楊文公筆力豪贍體亦多變而不脫唐末與五代之氣又喜用方語以切對爲工乃進士賦體爾歐陽少師始以文體爲對屬又善敘事不用故事陳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王特進暮年表奏亦工但傷巧爾

陳師道后山詩話

爲帥守而踵父祖嘗所居自昔以爲盛事紹聖中歐陽

叔弼裴知蔡州其父文忠公之舊治也謝鞏執啟云惟  
近輔之名邦實先人之舊治高城不改自疑華表之歸  
老吏幾稀尙守軍門之舊追懷今昔倍劇悲欣靖康中  
翟公巽自翰苑出守曾稽其父思之舊治也謝表云惟  
昔先臣再臨東越豈其暮齒乃踵前修朱邑世祠猶有  
奉嘗之舊恬侯家法自憐孝謹之衰敢不慰問耆年覽  
觀謠俗無忘遺愛之厚永念教忠之餘無名氏南窗紀談  
張文潛崇寧元年復直龍圖閣知潁州謝表云我來自  
東每兢兢而就列炊未及熟又挈挈而告行臣僚上言

云我來自東是爲不欽豈有君父之前輒自稱我雖至親不嫌於無文有時而爾汝然非謝表所可稱之辭雖數更赦宥不可追咎亦不可不禁如今後有犯者仰御史臺卽時彈劾

能改齋漫錄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政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尙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憐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

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  
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踰踰退舞敢忘舜帝之笙  
鏞翼翼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  
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霍雖傾向邇日華之明潤其意  
謂萬物不離于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爲筆  
說大以此爲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四六  
話  
蘇頌知滄州陞辭仁宗曰朕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  
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頓首謝兼語及偏親留京師  
未能偕行上問卿母誰氏對曰故龍圖直學士陳從益



之女上曰是天聖間侍從耶對曰從益祥符中館職已  
而外遷久之因自廣州罷還不蓄南物獨載俸餘見錢  
過嶺仁宗聞之擢知制誥上曰其清節過於馬援矣故  
謝表云憫臣之數奇多難特軫淵衷勉臣以直道自明  
屢形天語

宋名臣言行錄

周孟陽春卿英宗宮僚聖眷素厚書簡以老丈稱之嘗  
議儲副時英宗固辭春卿就臥內諭意上大悟拜春卿  
牀下遂正儲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  
爲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

躬承禹拜之句

孫公談圃

王狀元君貺天聖庚午甲科及第元豐戊午垂五十年  
方有重金之賜謝表特優略云橫金三紀未佩隨身之  
魚賜帶萬釘收觀在廷之目豈伊散任得拜恩章車服  
以庸品儀辨等國朝故事惟二府刻毯路之花文武近  
班通一例號遇仙之樣獨承面命度越朝規此蓋陛下  
寵厚老臣禮加常制憫事三朝之舊俾階四府之崇奉  
以垂腰旣表重繆之麗寶之在體更增上笏之華

文瑩  
玉壺

清話

舊制執政以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  
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  
服遇仙帶佩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  
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

却掃編

梁簡文爲子辭封表云日蝕之餘無黃童之對荷戟入  
榛異子烏之辨又云熙祖流聰慧之稱方建臨淮之國  
元仲表岐嶷之質乃啟平原之封

荷戟入榛揚雄童烏事熙祖晉太子通字

元仲魏明帝字

元豐末皇弟侃

一作似

封晉寧王制全用熙祖元

仲一聯然熙祖非美事也

出學紀聞

梁莊肅爲相以張揆爲三司副使時議不服御史呂景

初吳中復馬遵造

商本作造

上疏論之皆斥逐蔡襄繳詞頭

不肯草制故莊肅亦罷景初謝表畧曰丞相以奸而犯  
法政當奈何御史之職在觸邪死亦不避

東軒筆錄

王荆公秉政薦呂惠卿及惠卿參政有射羿之意條列  
荆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意欲上意有貳上封惠卿所  
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  
自明義不足以懲姦而人人與之爲敵蓋謂是也

東軒筆錄

劉攽王介同爲開封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舉子

多用畜字字聲近御名介堅欲黜落攸謂禮部先未嘗  
定此名爲諱不可用以黜落因紛爭不已御史張戩程  
顥彈之遂皆贖金御史中丞呂公著又以爲議罰太輕  
遂奪其主判其實中丞不樂攸也謝表略曰曠弩射市  
薄命難逃飄瓦在前伎心不校又曰在矢人之術惟恐  
不傷而田主之牛奪之已甚蓋謂此也

東軒筆錄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卽上都之福地再  
廣真庭會列聖之睟容益嚴昭薦又云回廊曼衍圖拱  
極之近僚闕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呂祖謙紫微詩話

正獻公自中司罷後數年起知河陽謝上表云三學士之職嘗忝兼榮中執法之司亦蒙真授蓋公嘗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官至侍郎拜中丞銜內不帶權字公爲中丞時官已至侍郎故云亦蒙真授也

紫微

詩話

正獻公自同知樞密院出知定州謝上表有云特以百年舊族荷累聖不貲之恩一介微軀辱主上非常之遇又云謂臣世服近僚有均休共戚之義察臣旁無厚援絕背公死黨之嫌又云進不敢希功而生事退不敢弛

備以曠官

紫微詩話

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  
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  
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  
有驚異論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  
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  
守鄆謝表云雖進退必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顧功烈  
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真罷相表也 四六話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有云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其後東坡行忠宣公辭免批答徑用此語云吾  
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  
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  
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其後忠宣上遺表亦用之云  
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  
而微臣資以事君此又述批答之意亦前所未見也

野語

劉平石元孫既爲吳賊所敗邊威益削時夏竦守涇原



乃拜章求罷兵柄其畧曰惟保定之窮邊稽有唐之前  
制遙兼鄭滑旁總邠寧領北平三軍洎安西四鎮精鎧  
五萬具裝九千秀實之出奇兵馬璘之提禁旅禦茲西  
寇尙或無功而况營府久荒樓雉重葺依然狐兔之藪  
莫覲貔虎之師臣受畧之辰便議營繕城纔板築地已  
凍堅方卜中春再程庶役又以小羌負德積歲造謀跨  
竇融之故區有呼韓之舊地廣募凶黨十倍賊庭若不  
縻之以恩則當較之以計方將博求跳盪精練師徒竊  
李牧雁門之機希羊祜終南之算俟豐爲動持重以須

不需首級之勞冀成歲月之效豈意隣城狃於常勝大  
將墮於奸謀忽沮我師數增賊勢改襲犀兕屬厭餽糧  
四校驚嗟三秦震駭用儒不效在理已明又曰朝那平  
也祇巢密邇回中川閭賊逕交通以四萬甲兵備六十  
城寨排列險隘則用軍忌分聚致要衝又固圉斯闕以  
寡制敵未知永圖又曰資性憂畏厯官艱難傷弓之禽  
聞虛弦而破膽逸網之獸習垂蔓以殞心由是數爲言  
事改換其語以爲諱封章傳布漏泄近機復引破膽殞  
心之句爲怯懦特甚示狄以弱不復原其自敘厯官艱

難之意後乃詔邊臣事有干機密者並得實封以聞竦  
文思精敏善於敘事傳其章疏徧於天下亦頗以此爲  
累焉

田況儒林公議

治平中英宗患厯代史繁多難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  
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攽貢父趙君  
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  
代書成則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  
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秘書省正字爲賞典  
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

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雕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畧見通鑑本末焉畧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况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勅經筵而進讀自爲通鑑時則弗迷資彼泊原捨茲安出又曰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人相隨於十九年內尙假言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誣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

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迹固已粲然而光之筋力精神於此盡矣又曰旅遊東國嘗屢欲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成賜近臣不遺疎賤事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二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淳父時爲講筵芸叟爲臺官也

四六話

林敏功子仁年十六預鄉薦下第歸杜門不出者二十

十年元符末詔徵不赴與弟敏修居比鄰終老以文字  
相友善敏修亦終身不舉進士世號二林政和中林震  
爲郡守謂吾宗有隱君子出郊見之還朝舉其隱德賜  
號高隱處士旌表其門子仁謝表云自是難陪英俊之  
遊何敢妄意高尚之事臥牛衣而待旦寒如之何搔鶴  
髮以興懷老其將至

尙友錄

蔡天啟紹聖元符間爲中書舍人嘗與元祐諸公遊遂  
遭斥逐嘗守睦州到任謝表有曰城譙聞寂一葉落而  
知秋島嶼縈迴二水合而成字

陳巖肖庚溪詩語

熙寧三年曾宣靖爲昭文相以疾乞解機政久之除守  
司空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王文恭爲內相  
當制進草神宗讀至高旗鉅節遙臨踐土之邦閒館珍  
臺獨揖浮邱之袂顧文恭笑云此句甚熟想脩下多時  
文恭云誠如聖訓歸語其子仲修云吾自聞魯公丐去  
卽辦此一聯歎服上之精鑒如此

揮麈餘話

神宗自潁王卽位元豐中升潁州爲順昌軍節鎮時元  
厚之罷參政作潁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  
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燾土立社

是開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  
命維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  
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

四六  
話

元豐改官制新作尙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尙書侍郎  
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  
子容爲謝表云三朝漢省已叨過轡之恩六典周官願  
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沈作詰寓簡

集賢院學士故事不分高下但以爲名而品秩自從其



官然在學士之例視待制則爲優故元厚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卽位亦特換授是歲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一作共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惟麗正圖書之

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爲開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著令或自二府公台而踐更近例遷官皆由兩省丞郎而兼領又云惟其恩數之優當有官儀之別亦嘗自言於公府豈敢取必於僉諧石林燕語

正郎初遇郊止得蔭子不及他親法也元祐中黃魯直

應任子特請於朝捨子而先姪後遂爲例東坡薦黃自  
代之詞瑰琦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今士  
夫當郊該蔭補而累奏其子者有之

清波雜志

李端叔之儀趙郡人以求學聞於世弟之純亦以政事  
顯名兄弟頡頏於元祐間端叔於尺牘尤工東坡先生  
稱之范忠宣公疾篤口授其指令作遺表上讀之悲愴  
之餘稱賞不已欲召用之而蔡元長入相時事大變且  
興獄治遺表中語端叔坐除名紹興中趙元鎮作相重  
修泰陵實錄書成加恩呂居仁在玉堂取其中一對云

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哲廟之英

一作陰

靈不顯於麻制

中時人以爲用語親切不以蹈襲爲非也

揮塵後錄

范蜀公六十三歲致政歸第後十餘年上欲起之者再三蜀公表謝云六十三而告老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孰云中禮朝廷無以強竟從其請

范公偶過庭錄

范淳父爲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于千載之後聲欲求于千載之前事爲至難理若有待又爲呂正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于三公疾疢嬰纏敢望年踰于七十世謂能道二公曾中事也

四六話

劉丞相莘老初拜右僕射表昭曰命相之難爲邦所重  
維皇盛世尤慎此官君臣賡歌今百三十載勳業繼踵  
裁五十二人劉公拜相實元祐五年庚午距今紹興十  
年庚申五十年矣繼踵爲相者又二十有八人通前共  
八十人焉

却掃編

劉丞相莘老罷相自鄆徙青謝表云東方大國莫如鄆  
青微臣何人繼爲帥守趙清憲正夫自禮部侍郎除中  
司謝表云省部六曹禮爲清選憲臺三院丞總大綱

四六

談塵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  
謝曰洪造與物難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  
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難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  
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四六話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諸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  
不合遂出爲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謫知池安二州旣罷  
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謫知筠州  
是時尚艤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東  
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爲公草之盡載于此曰人情

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于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已既恃深知于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疎愚積成舊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餘年

攻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  
京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災生驗凶人始造謀之  
年乃愚臣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遣親信就以體量  
在于臣身並無詿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  
察或誣臣以黨奸欲于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幸賴  
聖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移節鎮昨  
因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旣不外除交代又已到任官爲  
近侍理合朝參實欲敘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  
復善藩之賜况臣素無黨援惟祈一望清光今者纔入

國門復除江郡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傍  
徨不知所措尋觀詰意復領裝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  
臣是以敢陳危懇上冒天聰輒希行輩之仁曲軫遺簪  
之眷竊緣筠州闕次尙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  
貧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僥覬更求錄用但患難  
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皇帝陛下愍  
餘生之無幾寃前日之異恩改授臣頴壽湖潤一郡稍  
便醫藥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  
表然後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



隣之父老區區之願永畢於斯滕公讀至戀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不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壻何洵直邦彥同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謂公初登第時侔湖州距是三十年矣

四六話

華陽賀老人星見表曰金行貫序顯氣肅乎西成珠緯躔空祥輝麗乎南極又曰薦人君之壽旣稽元命之圖

表天下之安又載西京之志一時慶語無出其右

辭學  
皆南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惟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和之道然後爲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表云雁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增繳之施野渡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於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

四六評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中越兩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爲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代已爲相已爲相冲卿遂罷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中兄弟不和事以阻抑之荆公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樸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忠每懷於報國譏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荷眷憐之至况遠跡久孤之地實邇言易問之時

而離明昭哲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逖所謂邇言易聞  
乃謂冲卿也未幾冲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  
山川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

四六話

齊齋倪公曰荆公表云旌旃所指燕及氏羌樓櫓相望  
誕彌河隴此摘取詩語兩字用之前輩多如此

辭學指南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  
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  
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  
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

宣化收功尙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  
有無從來者也 四六話

王荆公在金陵有中使傳宣撫問并賜銀合茶藥令中  
外各作一表旣具藁無可於公意者公遂自作今見集  
中其詞云信使恩言有華原隰寶奩珍劑增賁邱園益  
五事見四句中言約意盡眾以爲不及也 四六談塵

熊伯通任金陵爲王荆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  
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荆公取而用之後  
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四六話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牋表荆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以斜車二字爲韻往來幾百篇

四六話

宰臣呂大防等言昨奉聖旨宜諭皇帝納后有期已令入內侍省檢舉施行者伏以塗山啟夏渭涘興周于胥度土之辰親迎造舟之地若稽盛典適契亨期將開前寢之模宜謹曲臺之議恭惟皇帝陛下天錫仁孝日新光明躬親萬幾雖稟東朝之訓表帥九御尚虛中壺之

尊伊欲迓于家邦必先正其服位太皇太后殿下念宗  
祊之奉篤風教之先歷詢慶門咨求淑媛將協定祥之  
兆當以備物之嚴嘉命惟行體二儀之判合舊章可舉  
在六禮之親成自納采至於告期絲命使訖乎上禮車  
服有等幣贊有常古今相沿方冊具載臣等不勝大願  
伏望誕頒明詔豫敕奉常考沿革於前王參節文於通  
禮制爲成式付在有司袞冕穀圭益重謹婚之義金根  
駟馬悉全象物之宜足以彰有命之自天知得賢之配  
聖善承億載流化萬方凡在懷生率同大慶太皇亦降

答詔前輩謂元祐納后禮制視天聖景祐討論特爲詳

備

清波雜志

九金聚粹共圖魑魅之形孤劍埋光尙負斗牛之氣此

呂惠卿表也邪人指正人爲邪人如此人主何以辨之

鶴林

玉露

呂吉甫問客蘇子瞻文詞似何人客揣摩其意答之曰  
似蘇秦張儀呂笑曰秦之文高矣儀固不能望子瞻亦  
不能也徐自誦其表語云面折馬光於講筵廷辨韓琦  
之奏疏甚有自得之色客不敢問而退

老學庵筆記



惠卿之謫也劉貢父當草制引疾而出東坡一揮而就  
不日傳都下紙爲之貴紹聖牽復知江寧府所作謝表  
句句論辯惟至發其私書則云自省於已莫知其端又  
自敘云顧惟妄論何裨當日之朝廷徒使煩言有黷在  
天之君父觀此一言使其得志必殺二蘇無疑矣蓋當  
時論列多出子由而謫詞則東坡當筆也

朱弁曲洧舊聞

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甫旣爲介甫腹心進用而子  
瞻外補遂爲仇讎矣元祐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  
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比之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

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作中書舍人行謫詞又劇口  
詆之號爲元凶吉甫旣至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  
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冥心於造化以子瞻兄弟與  
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  
建子難容終會作文字

四六話

呂吉甫自罷參知政事最爲偃蹇元祐間貶爲散官居  
於建州凡十年再見紹聖固當預政章子厚蔡元度先  
得路百計逐之老於爲帥繼以蔡元長久據相位以妖  
人事再貶武昌至張天覺作相始薦於上皇召爲官使

留京師吉甫作謝表云厯官三十八任受恩雖出於累  
朝去國四十二年留侍方從於今日

默記

元章簡公厚之致政表云正至衣冠莫綴邇聯之列歲  
時牛酒尙霑甲令之恩又謝越州表云驅車萬里虛出  
玉門之關乘駟一麾幸至會稽之邸謝子蒼寧除職表  
云疲牛抱犢同齟豐草之甘倦鳥將雛不失上林之樂  
皆爲人稱頌其作王荊公相麻亦世所稱工然腦詞乃  
云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衮及繡人久佇于公歸  
或以爲先後失倫

四六談塵

元厚之人作藩郡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  
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  
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  
囊倡爲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楨李石令中人石  
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曳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  
五里精兵明光甲曳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  
誅劉楨焉

四六話

唐于公異爲李西平作收京城露布云肅清宮禁祇謁  
寢園鐘虞不移廟貌如故皆以爲工而不知其所自先

是傳季友爲宋公劉裕作謁五陵表云山川無改城闕  
爲墟宮廟隳頓鐘虡空列又宇文周平高齊語曰幽青  
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公異蓋出此也近  
世陳履常稱曾南豐表語云鈞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  
渤澥波濤不驚信爲奇偉然韓退之先云析木天街星  
宿清潤北嶽醫閭神鬼受職子固亦淵源于此耳世間  
好語往往壞於相似前輩要作不經人道語然用意過  
當反累正氣爲文務大體又似不當如此要自清新簡  
遠爲佳耳

寓簡

元生嘗稱曾子固謝頌朔表臣幸備藩方預聞告朔去  
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歎功名之晚以爲  
妙處全在晚字

曾鞏後耳目志

宋四六話卷四終